



著名主持人倪萍感怀五十年与姥姥一起走过的日子

# 26

## 姥姥说:自己不倒,啥都能过去



### 《姥姥语录》

◆出版社:中华书局  
◆作者:倪萍

来自著名主持人、演员倪萍心底的一则则姥姥与外孙女之间爱的故事。倪萍带领读者走进她99岁姥姥的平凡生活,追忆与姥姥一起走过的有泪有笑、有滋有味的日子,细述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乐章,分享她那些看似平常却让人终生受用的生活大智慧。

坐在客厅里的我,灯是不开的,黑暗的屋里总是能看到有月亮的天空,那时正值冬天,天空格外蓝。那个冬天的雪也比往年下得多,常常在半夜下。有了雪做伴儿,我痛苦无助的心好像有了些安慰。

姥姥不是说吗,“神是什么?你信它就有,你不信它就没有”。

我当然信了,对着天我虔诚地祈祷着:“保佑孩子吧,什么我都可以付出,甚至生命。从此让我什么都看不见,只要保住儿子的眼睛。如果可以交换的话,我一分钟也不犹豫!”

那些日子,我的眼睛真的快看不见了。我奶奶是青光眼,去世的时候双目失明,我父亲、母亲晚年时也都是比较严重的青光眼,日后的我恐怕也在劫难逃。着急、上火、哭,我眼前时不时地一阵模糊、一阵黑,这一切我全都顾不上,白天跑医院找专家,晚上坐在客厅抽烟,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个多月。

姥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因为孩子看上去一切正常,又吃奶又尿床,白天咯咯地笑,晚上呼

呼地睡。一个白白胖胖的小重外甥摆在她眼前,怎么会有病?怎么是灾难啊?

姥姥不问也不说,这就是姥姥。她觉得我不告诉她就一定有不告诉的理儿,“凡事先替对方想”。

姥姥曾试探着劝我别抽烟,我说工作上有点愁事,抽一段吧,等工作的愁事解决了,我就不抽了。

放烟的桌子上多了一包花生米,是姥姥放的。

想抽烟了,拿个花生放在嘴里,花生放进嘴里,烟又点上了。

一夜一夜,我在客厅里坐多久,姥姥就在她屋里陪多久。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月亮,祈祷的是同一个神,我为儿子,姥姥为我。

我们心心相印,可姥姥却苦于帮不了我,主动提出回老家,不在这儿给我添乱。这是这么多年来姥姥第一次主动提出走,她是多么不愿意走啊!

走吧,姥姥,我是真顾不上你了。本想让你在这儿过上一段真正意义的天伦之乐的好日子,实现我五六岁就说过的心愿:“姥姥,等我有孩子了,你给我看着啊!”那真是五六岁啊,我怎么会说

出这样的话?

记得姥姥用布头给我缝了一个布娃娃,娃娃很大,抱在怀里像个真孩子,这是我童年的第一个玩具。娃娃的眼睛和鼻子都是姥姥画上去的,两条辫子是用黑毛线编的,衣服裤子也是姥姥做的。娃娃冬天还有毛背心,姥姥织的。

那时还不到六十岁的姥姥笑着说:“嗯,等你有了孩子,姥姥早成一抔灰上西天了。”

如今姥姥一直活到替我看孩子啦。

姥姥走前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,只是感觉一定是有大事。

她叮嘱我:“孩子,记着,自己不倒,啥都能过去;自己倒了,谁也扶不起你来。”

我努力地瞪着一双兔子红眼,想和姥姥笑一笑,也是嘴角往上翘,眼泪往下流,喉咙里热得一个音也发不出来。

姥姥拍着我:“你要是救不了孩子,谁也救不了。她知道,就你行!”

姥姥没说假话,在她眼里,我是无所不能的那个人。

我记着姥姥的话了,我知道,我要是倒下了,儿子就没救了。我开始不哭了,如果哭能救儿子我愿意把身上全部的泪水都哭出去,可是没有用。我坚强地抱着儿子踏上了去美国的求医之路,这一走就是十年。

每年我带儿子去复查都像上刑场一般,等待着判决。直至去年,当大夫说:“王,等你结婚的时候再来复查吧,一切很好,祝你好运!”我的泪水啊直接喷在了报告喜讯的大夫脸上。人间会有这样横着飞出去的泪水吗?有,这是母亲的泪水,是一个熬了十年的母亲的泪水。“儿子,咱六十岁再结婚吧!妈妈再也不想来复查了。”

这大好的消息姥姥已经无法知道了,她走了,她不知道从前也就不必知道现在了。可这巨大的喜悦我怎么那么想让姥姥第一个知道啊?

其实姥姥原本不知道这件灾难的事儿,但是我确信她一定知道在我三十九岁那年冬天遇上的“工作上的愁事儿”是我人生最大的一次劫难啊!

至今姥姥也不知道儿子到底遭遇了什么,她只是劝慰我:“享多大的福就得遭多大的罪,罪遭够了,福又回来了。”

王赓本人的说法倒更符合实际——版本之四,请教专家说。

按照王赓自己的讲述,事情是这样的:当时他指导19路军的炮兵发炮,但发现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技术问题。为此,他相当苦恼。正着急,忽然想起来,美国领事馆有一个参赞,是在西点军校时的同班同学,为什么不去找他探讨一下呢?于是就去了。

他大概认为,自己和同学说两句话,马上就能回来,所以也没告假,导致直到被日本人抓住,大家才知道他的行踪所在。但不管怎样,王赓在这里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,情急之下的“不请假”、“擅离职守”、“冒险进入租界”,使他付出几乎一生的代价。

被捕后,经美国领事出面保释,日本方面不情不愿地把他放了回来。人虽然被放了回来,但受到了严重质疑。在他被捕前,曾以俞济时独立旅旅长的身份,参加了19路军的一次重要军事会议。就在这次会议上,他取走了淞沪作战的部署地图和作战计划各一份。

19路军的将官们认为,王赓被捕后,日本人从他身上搜走了这些情报,从而导致中国守军在作战时非常被动,不得不退守第二防线。如果这是真的,王赓无疑就是这次战略退守的罪魁祸首。

## 老天也不向着日本人

然而,事实果真如此吗?王赓本人对此坚决予以否认,表示自己在出门时,已将所有机密文件和地图交给税务总局参议莫雄,自己身边只留了一本与宋子文通信的密码。这一点,莫雄也有旁证。

鉴于王赓受过较严格的军事训练,起码的保密安全意识还是有的。我觉得他的这些话有一定的可信度,而从淞沪战后,日方的反应和当事人的回忆来看,似乎也没有足够证据表明,日军从王赓身上得到了什么重大启发。19路军之所以退守,原因很多,把责任都推到一个人身上,显然是不够客观和公正的。

倒霉的王赓此时却已百口莫辩。19路军总指挥部当即解除了他的独立旅旅长职务,并转交军政部军法司关押。“一·二八”会战结束后,他被翻来覆去地审查,但均未发现有泄密情况。最后,军事法庭作出裁决,以“事先未得长官允许,擅离戒严地点”为依据,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。

受到沉重打击的王赓进了牢子后就一病不起,虽然被宋子文提前保释出来,但已元气大伤,从此

再未能获得重用。

好人一生平安,可信乎?我常常深感疑惑。好人王赓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。在他的继任者当中,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无比耀眼的军事天才——被称为中国隆美尔的孙立人,但这跟可怜的王赓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。

只要看看他亲自训练出来的古鼎华团在战场上的表现,我们就知道,如果能再给他一次机会,还轮得到孙立人成名吗?可是谁知道呢,这大概就是每个人都难以逃脱的宿命吧。

一·二八淞沪交战暂时休战,一般人想到的都是上海滩这个大城市逛逛街,买点吃的喝的什么。但日军上海总指挥白川义则与众不同,他想到的是给天皇过生日。

庆生的地点,选在了虹口公园(今鲁迅公园)。为了保证安全,规定华人不准入内,只有日本人和朝鲜人可以进出。算起来,这朝鲜已经被日本吞并20多年了,虽然反抗从未中断,但在外面给人看,一定得比一家人还更像一家人。

场面那是相当隆重。白川、植

田、野村、重光葵、村井,还包括一位河端贞次,这几位在上海滩举足轻重的日本要人都悉数到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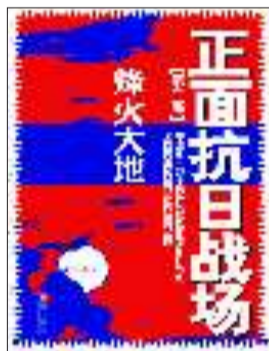
活动分两部分。上午搞完阅兵典礼,中午起就开庆祝会。中国的地界,老天也不向着日本人,不一会儿就下起了小雨,而且越下越大,一点也没有要停的意思,活生生就要把日本天皇的生日给搅喽。

这真是够杀风景的,不过观众们很快被感动了——被主席台上的六巨头。这几个哥们儿不允许别人给他们打伞,一个个腰杆挺得笔直,一副砍头只当风吹帽的样子。按照庆祝会的程序,他们站起身,垂手肃立,大声唱起了日本国歌《君之代》。

台上唱,台下当然得和。一时间军民联欢,其乐融融。台下有个日本侨民听得激动,从肩上取下一只水壶就扔上了台。

如果是在唱堂会,这种举动很好理解,也十分平常。别说扔一水壶,扔戒指、扔支票的都有,这叫捧场。可这里不是堂会,再说与国歌的庄重严肃气氛(特指日本人,我要唱这个肯定从头笑到尾)也不相符。有些古怪。

# 14



### 《正面抗日战场(二)》

◆出版社:武汉出版社  
◆作者:关河五十州

本书以全新的视角纯民间讲述中国正面抗日战场战史,全书以皇姑屯事件和“九一八”事变为发端,以东北沦陷为起点,再现抗战历史背景下,中国社会、军队、人民难以忘怀的风云往事及正面抗日战场上的分离角斗、血雨腥风。

全面揭秘国民党正面抗日战场 解说正面抗战史

慕容雪村卧底传销纪实

# 12

## 洗脑的威力



### 《中国,少了一味药》

◆出版社:中国和平出版社  
◆作者:慕容雪村

本书是作家慕容雪村继《成都,今夜请将我遗忘》后的又一力作,也是他的首部纪实文学作品。慕容雪村记录了23天的卧底传销经历,旨在揭示黑暗传销世界的无知与疯狂。

我见到很多人全家被骗,甚至是整个家族,上到五十多岁,下到十八九岁,连着七大姑、八大姨,堂亲表亲,全都从事传销。

等到这场戏落幕之时,他们已经搞垮了身体,耗尽了积蓄,家里的地荒了,房塌了,身上背着重重的债。他们重视名誉,所以有家难回,而且已经习惯了游手好闲的生活,那时身强力壮的可以去偷去抢,年轻貌美的可以去卖血、卖身,可那些疾病缠身的老人呢?那些嗷嗷待哺的孩子呢?

这当然是愤激之言,我相信,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回归正常的、合法的生活,下田耕种或者进工厂打工,但在一场破灭的财富梦之后,这一切都会无比艰难,正如鲁迅所言,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梦醒之后无路可走。

二〇一〇年一月一日,元旦。传销团伙内没有节假日的概念,该洗脑照常洗脑。也许是因为刘东表现不佳,组织上给我换了个引导人,就是瘦子,她真名叫吕秀文,是被她丈夫骗来的,因为组织上不允许过夫妻生活,只能保留一个名

分,所以都叫她“瘦子”。

在我有限的人生经验中,除了监狱,没听说过还有别的地方禁止合法夫妻过夫妻生活。我们经常提到“人性”,简单理解,“人性”就是尊重人的基本需求,把人当人看,把成年人当成年人看。朱熹夫子够苛刻了,也只主张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,而且他的天理也包括夫妻之间的正常性爱。但在传销团伙中,不仅人欲要灭,连天理都要灭,堪称千古未有之大暴政。

在以后的日子里,我见到许多对尴尬的情侣,他们不能温存,只能在市中心广场的众目睽睽之下说几句悄悄话;还有更多牛郎织女似的夫妻,他们近在咫尺,却只能通过电话互相安慰;他们住在和平世界,却如同置身监牢。

上饶儿童公园里有几只猴子,阳光晴好的日子,它们就在猴山上打闹嬉戏,其中有两只是大概在谈恋爱,常见它们依偎在一起唧唧唧,有时还会互相捉虱子。传销者站在网外,看得眉开眼笑,却从来不想自己的处境:连猴子都能温存,他们却只能孤独地熬着。而更

可悲的是,他们对此毫无怨言。

这就是洗脑的威力,夫妻不再是夫妻,父子不再是父子,人们眼里没有亲人,只有领导,他们老实、听话,坚决服从组织安排;吃不饱、穿不暖、断绝一切社会关系,甚至抛弃了性别。据说蚁群中的工蚁没有繁殖能力,只知干活,绝无非分之想。我们可以设想:如果传销能够永存,世上一定会出现三种性别:男人、女人、传销者。如果时间足够长,他们甚至会进化成蚂蚁。

论年纪,我可以当“瘦子”的叔叔,所以只叫她“吕总”,叫顺口了,还给她起了个外号,说她是“江湖上著名的飞天神驴”。她的性格很好,爱说爱唱,也爱开玩笑,从来不跟我生气,最多回一句嘴:“我是飞天神驴,你就是飞天神猪!”她的普通话带一点河南口音,说起来铿锵有力,有点常香玉唱花木兰的味道。我常常想,如果不是因为这可恶的传销,他们一家的生活该多么快活啊。

元旦上午见的是一个叫麻健的小伙子,他的名字奇怪,长得也很奇怪,头很圆,脸很圆,身子也是

圆滚滚的,说话时眼珠乱转,就像一个土豆上嵌了两个小土豆,我在心里给他取了个外号叫“土豆怪”。

此怪来历不凡,从小聪明过人,素有神童之称,可惜造化弄人,没考上大学,不得已南下打工,很快就成了精英,在朝九晚五的生活中,渐渐体会到了社会之险恶和人生的无奈,痛定思痛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,可惜身边没有菩提树,没悟出四神足,七觉悟,只悟到了连锁销售的妙处。于是扛着蛇皮袋来到江西,从此开启了他一生的“辉煌之门”。

这堂课讲的是销售理论,开场他便先声夺人:“哥,听说你是做生意的,那你知道什么是销售吗?”

这话太藐视人了,我暗暗生气,说我快四十岁的人了,做了十几年销售,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,就算没见过猪跑,总还见过几头猪,你说吧,不用考我了。

“土豆怪”略显慌乱,定了定神,给我讲所谓的“传统销售”,即厂家——总代理——省级代理——县级代理——零售商的销售模式。我假装谦虚,嗯嗯啊啊地答应,他精神倍增,一挥圆圆的小胖手:“可我告诉你,哥,这种销售模式已经过时了!”